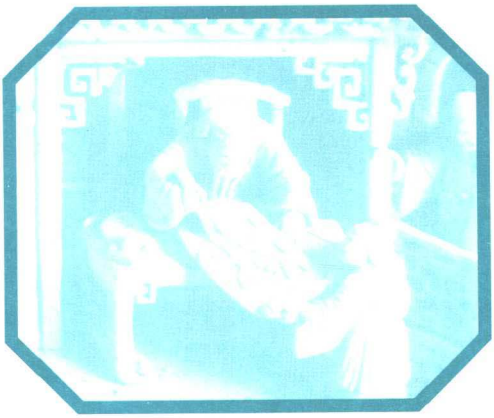
教育与脸谱

作品精选

李教

书馆
8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教育与脸谱

李敖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与脸谱/李敖著 . -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3

ISBN 7-5057-1687-5

Ⅰ. 教… Ⅱ. 李… Ⅲ. 教育-研究-台湾省-文集

Ⅳ. G527.5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462 号

书名 教育与脸谱
作者 台湾 李敖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排版 北京启迪利图文制作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75 印张 140000 字
版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1687-5/C·223
定价 12.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97 - 0876

教育与脸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序幕 ……(5)
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11)
师道与是非……(21)
论“占着茅坑不拉屎” ……(34)
关于高等教育怪现状的讨论……(48)
——一些材料
一封没寄出的信……(93)
——致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台静农先生
又一封没寄出的信……(95)
——致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吴相湘先生
李济：他的贡献和悲剧……(98)
从李济的悲剧看中央研究院的几个黑暗面 ……(117)
读《虚有其表的考试法》……(149)

附录一　虚有其表的考试法（陆啸钊）……(153)
附录二　敬向考试院进一言（周朱枕）……(161)
附录三　谈本年度高普考试（《中央日报》社论）
……(167)
附录四　给李敖的信（一读者）……(169)
蒋廷黻和他走的路 ……(173)
工作最多的老头子——胡佛 ……(191)
於梨华和她的小说 ……(202)

序　　幕

1051175

去年五月，美国《纽约时报》的名记者德丁（Tillman Durdin）、美国新闻处的副处长司马笑（John Aivin Bottorff）约了我，三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谈话。德丁先生向我提出几个问题，都很中肯。他的观察力的敏锐是我早就知道的。

在德丁先生所提出的问题里面，有一个很有味儿的题目，他问我："为什么在台湾的这些大学教授们都显得活力不够？为什么他们不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

我的答复是这样的：中国大学教授们不是没有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的情况，可惜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五四时代教授们的气象。现在不行了，现在他们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堕落的堕落了。到台湾来的一

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他们在台湾岛上，十足表现出“没办法”和“无能”的丑态，这是不难想像的，他们只是把持住现状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进步与朝气了。

我这个答复，颇使这两位“洋鬼子”朋友满意，但我个人却忍不住心里的沉痛。我沉痛为了我不能把许多“内幕”的理由告诉他们，这大概是“家丑不可外扬”心理的发酵。总之，我不愿意在外人面前洗裹脚布！

我所谓“内幕”的理由，是有很多的。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政治的，其次是人事的，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原因。政治的原因咱们最好别谈，谈了麻烦，何苦来？人事的原因，似乎可以酌情谈一谈，可是谈起来总难免“欲说还休”，总觉得嘴巴和笔杆解决不了问题。

为了说明上面一段话，我且举一个例子。名教授前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朱光潜，无疑的，他是属于“第一流”的阶层的。当从大陆撤守的时候，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有一个抢救这些“第一流”教授的计划，在被抢救的人中，朱光潜名列前茅。可是谁能想到这个计划竟被现在台大文学院院长沈刚伯“扣”住，阴错阳差，终于使朱光潜这类教授不能到台湾。不能在台湾大学发挥他们的智慧与抱负，这是多么教人呕心的事！

所以，我每次看到死气沉沉的沈刚伯，从死气沉沉的台大文学院中荡出来，我就忍不住一肚子鸟气。我就记起朱光潜那小老头儿和他那一点也不阴险的模样儿，就回忆起我初中一年级时听他讲演的那副神气。

于是，仿佛长得高高的沈刚伯，在我的眼中忽然矮小了，矮得变成跟朱光潜一边高了，消失了脸上的阴险，变成了朱光潜，向我飘过来了。我恍然大悟：哦！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沈刚伯要“留中不发”了，要使朱光潜不能到台湾来了，朱光潜要来了，台大文学院院长还有沈刚伯的份吗？

其实，我们也不可过于责怪沈刚伯，他这样做，也不失为生存竞争下的人之常情。我们可以烧掉责备“贤者”的《春秋》，转请玛利亚的私生子耶稣原谅他一次。

沈刚伯不可原谅的，毋宁说是他身居茅坑高位，却不拉屎一点上。这是败坏中国学术与学风的真正罪恶，这种罪恶比他有负于朱光潜要大得多，这是我们不能忍耐的现象。

这种不能忍耐的最后爆发，对我个人而言，发生在我跟两位美国佬谈话后六个月，我宁肯牺牲掉我在台大文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籍（还差半年，就可得硕士学位），不管三七二十一，终于“发难”。我炮轰这个文学院和“沈刚伯型”的老教授，使他们受到文字上最厉害的惩罚，使他们多少要假装有点“赧颜为人师”的惭愧。当然了，这个学院的领导人在内外两方面都受害较多，对内而言，他的把戏被拆穿了、劣迹被昭彰了、学者“风度”被炸掉了，对外方面，他由“孔孟学会”的元配“理事”一降而为候补“监事”，只好再重新建筑脸皮的厚度，追随自己贪财却叫别人节约的王云五，去领“嘉新讲座”每月六千元的津贴去了！

这就是我第一次指出“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的结果，它告诉我：

一、嘴巴和笔杆解决不了问题，嘴巴和笔杆不能使老妖

们退位，老妖们的厚脸皮足可抵挡我的文字而有余；

二、老妖们只受轻伤，并且得了每月六千元之类的医药费（或遮羞费），而我李敖呢，失学失业，做了一名自我牺牲的烈士；

三、一切问题，还依然存在、依然严重、依然没得到解决。

* * *

在我“发难”炮轰“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的同时，我有一篇文章，又谈到“高等研究机关”的一个主持人李济。我以“乐与人为善”的勉强心情，指出他的“贡献和悲剧”，为了他在学问上远比他的干女儿的爸爸沈刚伯来得好，所以我笔下留情，尽量称道或肯定他的“贡献”，尽量少说或遮盖他的“悲剧”。我只含蓄地指出他的气量狭窄、态度跋扈专横之类，希望他能警惕，从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不期我这篇文章一出来，立刻被中央研究院为主的许多人儿大骂，责备我“把李济说得太好了”、责备我不了解李济在院“里”头的大量劣“迹”……这种责备，真使我哭笑不得!我只好承认：好人做不得了，“乐与人为善”的鼓励也做不得了，对这批老不长进的专横家伙，只有彻头彻尾的炮轰一途，于是我接受了这些人儿的责备，决定写一篇“从李济的悲剧看中央研究院的几个黑暗面”，用来显示我的“服善之勇”，用来做一次新的扒粪运动。

* *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台湾大学和中央研究院是我们台湾知识界的两个双峰，一个是最高的教育机关，一个是最高的学术机关，我希望这两个双峰高耸、丰满而美丽，我对它们不能不求全责备，我希望它们货真价实，不能戴假的“乳罩”，更不希望它们得“乳癌”。所以我不能不把它们的一个主要部分检验检验，台湾大学的被检验部分是它的文学院；中央研究院则是它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两个部分的主持人（沈刚伯、李济）是“亲家”，也是气焰震“主”（钱思亮、王世杰）的人物，钱思亮、王世杰已经都被震成小傀儡，都可怜得使我李敖不忍深责，所以我也懒得理他们。我只指出并记录台大文学院和中研院史语所的毛病而已，顺便指摘“沈刚伯型”的可耻和“李济型”的可恶。

这本《教育与脸谱》，收集我十二篇的文字，其中有三分之一是没发表过的。全部的文字都是环绕在一主题上面，那就是：“老头子，你好好干；你不好好干，最好请你滚蛋！”

这十二篇文字，都是以这十八个字做直径旋转的，都是直接或间接表达这些意念的，所以它很值得老头子们人手一册。老头子们读了它，并不一定就“好好干”或“滚蛋”，极可能照旧不干不滚，照旧吃闲饭黑心饭。他们这样，当然我也没什么办法，我毕竟是靠嘴巴和笔杆战斗的人，时势不允许我成为英雄，只好耍狗熊了！韩孔厂的诗说得可怜——

舌下无英雄，
笔底无奇士。

一个只能在舌下和笔底发挥作用的我，只好用这本教育中的脸谱和脸谱中的教育来表示螳螂之怒了。在我不能斩将搴旗的时候，我只能悲愤地留下这部历史的纪录，让一代扰攘的老头子们，会在千秋万代以后，使他们的子孙会因他们而感到羞耻。假使他们不断子绝孙的话，历史之神总有一天要为我作证。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东方未明时

〔**附记**〕写到这儿，忽然想到胡秋原说我受到“一个教育机关”（台大）和“一个学术机关“（中研院）支持的谎话，不禁好笑。胡秋原忘了他自己是“一个学术机关”的可怕食客了。

《文星》第八十二期一九六四年八月十日

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

十月十日那天，我读《自立晚报》上王洪钧先生的文章——《老一辈，你给了我们些什么？》心里又痛快又沉重。痛快的是，王先生身居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的高位，居然公然发出这样的质问，这真是中国官场上划时代的大新闻；另一方面，我读到王先生下面一段文字，却又不能不感到沉重：

> 美国的教授们一年到头忙着筹写 paper，如果有一段期间在自己所教那一行的专门出版物上没有几篇叫座的东西发表，慢说声语，连教授的位置都受到动摇。但我们的学术教育界呢？对若干人而言，一张经过审定的教授证书，一本够念一年的讲义，足可带给你一辈子生活的保障，甚至可以保障你有充分的时间去搓麻将。

为了给王先生这段空谷足音配一套“身历声”，我统计出两个具体的表格来指出今日大学教授的畸形现象。

这两个表，可以粗加说明如下：

一、教授年龄总平均已达五十九岁。

二、其中稍微年轻的（五十岁以下四十岁以上）只占总名额的二分之一或六分之一。

三、四十岁以下的教授一个都没有。换句话说，少壮派的教授一个都没有。

四、而这些教授，绝大多数都是“英年早达”——他们自己，远在四十岁以前就当了教授。

五、而这些教授，都得到了王先生所谓的“一辈子生活的保障”。他们绝大多数不短寿，也不研究、也不让贤、也不发表论文，更不要提“叫座的东西”了。

第一表是台大文学院五十年度教授年龄平均

系别	教授人数	平均年龄	年50以下40以上人数	年40以下人数
中国文学系	11	60.1弱	1	0
外国语文学系	16	58.2强	3	0
历史学系	13	60.1强	1	0
哲学系	9	59.3强	1	0
考古人类学系	7	58.1强	2	0
总计	56	59.3	8	0

六、虽然如此，他们还是照当教授不误，照样念一本焦黄的讲义，照样搓麻将，照样“学界分赃”，照样长吁短叹说：“年轻人真不行呀！我们后继无人呀！他们接不上棒呀！他们程度不够呀！”

第二表是同学院五十二年度教授年龄平均

系　别	教授人数	平均年龄	年50以下40以上人数	年40以下人数
中国文学系	10	60.2	1	0
外国语文学系	19	56.8强	4	0
历史学系	11	60.1强	1	0
哲学系	8	59.25	1	0
考古人类学系	7	58.14强	2	0
图书馆学系	1	65	0	0
总　计	56	58.92强	9	0

由此可见：寿比南山、不研究、不让贤、也不发表论文，是绝大多数老教授的四大特征，除了这四大特征外，还有两大流行症，就是“分赃”和“意淫”。

先说“分赃”。台大文学院中的教授有的吃香，红得发紫；有的却被打入冷宫，备受排挤。这种分野，大都并不是因为教授学问的优劣，而是一种派系倾轧的结果。谁都知道教授们光凭教授的本薪维生有点清苦，为了帮助教授们安定生活，促进研究，就从外面来了许多“津贴”，比如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亚洲协会、洛氏基金会、哈佛燕京社及与华盛顿、斯坦福等大学合作等等，

都是教授们“外快”的来源。在这种滚滚而来的财源下，主事者自然就表现出远近亲疏利害等差别了。凡是派系圈中的学人，除政府的本薪以外，他们可以在各种名目下分摊到许多津贴，有的每月拿亚洲基金的三千元，有的每月拿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三千元，有的拿两千四，有的拿二千，有的拿一千，有的在学校外面拿的种类和数目相当多了，不好再多拿，于是就锦上添花的拿几百元（例如中文系的孔夫子七十七代重孙子）。这些补助，对某些还肯研究的学人说来，就算偏心给了他，也算过得去。最可笑的是某些学人，老朽得简直不成样子，可是照样分钱，照样旧货大甩卖，这是毫无道理的“学界分赃”制度!更怪的是某些系主任，每学期只呈报一次名单，他就每月照领三千元的额外补助，请看这是何等腐化!何等不合理的!有的教授在外来基金的援助下可“指导”研究生，“指导”一名就每月多拿一千元，“指导”三名就多拿三千元，而被“指导”的呢？从黑夜到天明，矻矻不休，只能分到“指导”人的十五分之一——两百元!这两百元，还要是得宠的学生才分得到，不听话的，一分钱也不给!相对的，财源茂盛的老教授们却财不厌多，他们拼命捞钱，公然兼差，公然找外快，明分外快，有的还趁休假之便，不多多研究，反倒做起洋基金会的执行秘书来，每月多赚台币一万元，乖乖!

再说“意淫”。“意淫”本是缓进派好色表现的一种，谈到好色，本没什么不得了，不过对道貌岸然以经师人师自命的“君子”们说来，似乎不宜太过而玷“清范”。孔德成七十七代老祖宗曾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